



在密密的书林里

欧阳文彬 费三金

责任编辑：谢泉铭

装帧设计：陆震伟

在密密的书林里

欧阳文彬 费三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02,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0册

书号：10078·3225 定价：0.99元

内 容 提 要

在漫漫的长夜里,人们多么希望看到光明,哪怕只是点点星火也好。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大后方,有多少青年从革命的书籍中汲取力量,寻求真理,文化的威力从来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巨大。群众的心也从来没有那么齐,那么热。正因为这样,反动当局对进步文化恨之入骨。“皖南事变”前后,他们悍然撕去抗日的假面具,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策动了疯狂的文化“围剿”。小说写的是发生在西南“文化城”——桂林的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主要人物是一群进步书店的工作人员和青年读者。他们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遇到各种挫折和考验,包括敌人的奸险和内部的分化,以及友谊、爱情的纠葛,有人叛变,有人牺牲,但大多数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巧妙地传播着文化火种,点燃了读者心中的希望。作者用文学形式把当年的斗争生活反映出来,让今天的青年读者了解一下书林里这种特殊的战斗,也是有益的。

目 次

一	何来表姐	1
二	世路崎岖	10
三	踟躅街头	18
四	山穷水尽	25
五	柳暗花明	34
六	栖身之地	45
七	深夜怪客	55
八	店堂风波	67
九	《天国英雄》	76
十	民族呼声	84
十一	轰轰烈烈	93
十二	寄人篱下	104
十三	饿狼扑食	115
十四	蛛丝马迹	122
十五	“秋肃”逼人	131
十六	出水白莲	147
十七	山间冬青	157
十八	石下小草	173
十九	一封血书	185

二十	白皮红心	197
二十一	开辟二线	210
二十二	“公平交易”	222
二十三	退兵一仗	234
二十四	暴风骤雨	242
二十五	相依为命	250
二十六	狭路相逢	260
二十七	同狱难友	271
二十八	一家书店	287
二十九	张开魔掌	297
三十	等待亲人	306
三十一	随机应变	313
三十二	谁是叛徒	319
三十三	不速之客	331
三十四	鱼游网破	344
三十五	扑朔迷离	352
三十六	真假难分	362
三十七	花桥相会	375
三十八	不欢而散	388
三十九	战友归队	397
四十	深入虎穴	413
四十一	“伤员”心事	435
四十二	你在哪里	453
	尾 声	462

一 何来表姐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虽然严霜还没有降临，湘北老百姓的心情，却象被风刀霜剑侵袭过似的。半年多前那场惨绝人寰的长沙大火，人们惊魂未定，前方又接连传来可怕的凶讯：日本鬼子快要打到长沙了；株洲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九战区的长官们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侵略战争的恐怖，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湘潭炸窝了！逃难的人群犹如冲出闸门的潮水，由北向南，朝后方拥去。

这时候，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却由南向北，朝着湘潭走来。她身穿一件瓦蓝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一件火红的毛衣，手里拎着个土布小包袱。在秋天的阳光下，毛衣红得格外鲜亮，衬托着清秀的面容，如同晴空一般纯净。姑娘来到被难民堵得水泄不通的城门洞口，瞪大眼睛，抿住嘴唇，逆着汹涌的人流，穿梭行进。她那闪着红光的身影，仿佛一团迎风跃动的火球。

古老的湘潭，再也找不出昔日繁华的痕迹。阴森森的门板，封住了沿街的店铺；面容憔悴的市民，摆着几处无人问津的地摊；一条蜷伏在墙角的黄狗，懒慵慵地冲着姑娘打呵欠。

“三十六号，三十八号，四十号，四十二号……”，姑娘拐进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顺序数着门牌号码。迎接这位远方来客的是一幢幢冷冰冰的石库门。门上那一对对纹丝不动的铜环，看来都成了聋子的耳朵，任凭怎么敲也不起作用了。巷内既无人烟，又无声息。就连近午时分才会降临的阳光，也没有给这条荒凉的小巷带来什么光彩。眼看快要走到巷子尽头了，失望的愁云涌上了姑娘的面庞。突然，两扇敞开的大门跃进她的眼帘。一块写着“战地宣传队”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映着晌午的阳光，非常醒目。姑娘吁了一口气：“啊，总算赶上了！”

她掸了掸满身的灰尘，旋风似地卷进门去，刚踏进门槛，迎面撞在一个大汉身上。那人愠怒地斜睨了姑娘一眼，问道：

“你找谁？”

“找我姐姐。”姑娘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姐姐是谁？”大汉龇声龇气地问。

姑娘本以为那人会象见惯了的抗日同志那样热情可亲，谁知眼前这个身穿军装，斜挎皮带，别着手枪的大汉，竟是一脸横肉，目露凶光。姑娘不觉一愣，定了定神，答道：“李晖……”一个“晖”字才吐出半截，耳边响起一阵清脆的笑语：“表妹，你怎么来了？”语音未落，那人已从背后将她一把抱住。

姑娘回头观看，见是一位和姐姐差不多年龄的陌生姑娘，衣着打扮和姐姐寄回家的照片上一样，一式的军装衣裙，还同样扎了两根短辫。乍看真有点象姐姐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姐姐的眼睛总带着智慧的光泽，举止也比这位“表姐”沉着得多。眼前这位明眸皓齿的“表姐”，眼睛里流动着闪烁的波光，

似乎在示意姑娘听从她的摆布。这位“表姐”是从哪儿来的呢？

“你是逃难来的吗？怎么不先来封信？姑妈好吗？快到屋里去坐！……”这位“表姐”说起话来跟机关枪似的，简直不容别人插嘴。她边讲边勾着姑娘的肩膀，不由分说地揽着姑娘朝屋里走。姑娘感觉到搭在自己肩上那只手暗暗地使着劲，还轻轻地捏了她一把。姑娘被“表姐”带进侧门的时候，回头一瞥，那个凶狠的汉子还呆呆地站在那儿，瞪着她们俩的背影出神哩。

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如其来，使姑娘莫名其妙，如坠五里雾中。姑娘不及细想，随着“表姐”拐进侧门，穿过庭院，步入厅堂。“表姐”推开一扇厢房门，探头朝里望望，见室内无人，把姑娘推了进去，自己回首四下张望一番，这才闪身进屋，随手关上房门，急急问道：

“你是不是李丹？”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哎呀，真是李丹！我听你姐姐讲过，也见过你的照片。”“表姐”轻轻拍着胸口，吐了一下舌头，“好险哪！你怎么偏偏问到那个家伙头上？你姐姐出事了……”

李丹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打断她的话头，忙不迭地问：“我姐姐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呀！”

“你姐姐……”“表姐”的话刚出口，就被敲门声打断了。“谁呀？”她把食指放到嘴唇边，示意李丹不要作声。

门外响起一个男子的吵声：“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

“表姐”打开房门，挺身出去，从容应对：“女宿舍的事情，开门关门你管得着吗？我表妹远道而来，要换衣服。”

门外那人也不让步：“队里来了客人我就得管。你表妹要
不要留宿？”

李丹明白，此人是冲着自己来的。姐姐的情况还没弄清楚，斜刺里又杀出个程咬金，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急得她心里火烧火燎的。看样子，这位“表姐”未必能把来人打发走，自己得有个思想准备。

果然，“表姐”气呼呼地回进屋来，提高嗓门说：“大老王，你可真行！我倪慧英哪回来客没有登记？用得着你这样钉着盘查么？”

“表姐”把“倪慧英”三个字咬得十分清楚，李丹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如果不把后面的“英”字咬得那么清楚，简直跟姐姐的名字很难区分。看来倪慧英就是凭着这一层冒认表亲，掩护自己的。

跟在倪慧英身后进来的那个大老王也穿着军装，五短身材，长着个滑稽的小脑袋，一双老鼠眼滴滴溜溜地在房里扫来扫去，落到了李丹身上。他装腔作势地把手一推：“有什么办法？公事公办嘛！倪小姐莫要见怪！”说着把一本登记簿扔给倪慧英。

倪慧英走到靠窗的小桌前坐下，翻开簿子，取出一支钢笔，卸下金套，还没填写，突然说：

“啊呀，钢笔没水了。”

李丹会意，走到桌旁，取下别在衣襟上的黑套钢笔，递了过去。倪慧英朝李丹使了个眼色，就填起表来。李丹站在一旁看得清楚：“登记者”项内填了“倪慧英”，“留宿者”项内填了“表妹张淑贞”……

几乎在同一瞬间，大老王出其不意地问李丹：“你叫什么名字？”

李丹神色自若地回答：“张淑贞。”

大老王抢上一步，拿起登记簿核对。这一刹那，李丹看见倪慧英轻轻吁了口气。

“怎么？不相信我还是怎么的？”转眼间，倪慧英已经光起火来，“我表妹来的时候，队长亲眼看见的，你不信可以和我一块去见队长，何必这样找麻烦！敢情是当上收发登记的大官，来我这儿耍威风啦！”说着伸手去抓大老王。

“得了，得了！”大老王躲开倪慧英的手，嘻皮笑脸地吵声说：“谁比得上你这位大主角、红演员呀！说正经的，我也是奉队长之命，例行公事嘛。好啦！你们姐妹叙话，我不打搅了。”说完就走，随手带上了房门。

倪慧英跟过去，拉开门正要张望，大老王的小脑袋又伸了进来，眯缝着老鼠眼，说：“依我看，你这位表妹甭走了。多好的相貌，也是块当明星的料子。”接着发出一阵吵哑的笑声，一步三晃地走了。

李丹心里记挂着姐姐，急着要开口询问，倪慧英又打了个手势阻止，从门缝里看清大老王确已走远，这才转身凑近李丹，附耳低语：

“我们宣传队的情况变了！你在门口碰到的是上头派来的新队长，他一来就撤了老队长的职，还逼着大伙演什么戡乱戏，你姐姐挺身而出抗议，新队长说你姐姐带头闹事，还说上头要传讯你姐姐。你姐姐跑了，这几天他们正在追查她的下落。”

这消息好比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李丹震懵了。她半晌才回过神来，瞪着两眼环顾这间女宿舍，多么想从中找出一些姐姐生活和战斗过的迹象啊！

倪慧英好象看出了李丹的心思，指着屋里的一张空床，说：“这是你姐姐的床。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那帮家伙把她的东西全抄去检查了。”

李丹打量着屋里的陈设，五张木板小床并排摆开，当中那张光秃秃的空床特别刺眼。她默默地走到床前，手抚着床板，心里一阵难受。姐姐是她的榜样，姐姐是她的希望。她单身出门，长途跋涉，来找姐姐，不是投亲，而是想跟上姐姐的步伐，奔向抗日的战场。此刻最使她揪心的是姐姐的安全。姐姐呀姐姐，你在那里？

一只轻柔的手搭上李丹肩头，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倪慧英早已来到李丹身边，真挚的同情使她的语调变慢了：

“别着急，你姐姐肯定没有被他们抓住。要不然他们何必一个劲地追查她的下落？”

李丹默默地点了点头，觉得倪慧英的分析有道理。可是姐姐不在，自己怎么办？在这人地两生的湘潭，连面前这位“表姐”还是假的呢！然而，如今的李丹，除了这位“表姐”，确实没有第二个亲人了。她把期望的目光投向倪慧英。

“此地不可久留，你得赶快走！”倪慧英接触到李丹的目光，重新意识到眼前的处境，抓住李丹的手，加快了语调，“那帮家伙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关系。我刚才给你登记留宿，用的是缓兵之计。”

李丹怒火攻心，大声说：“我找他们评理去！我姐姐赤胆

忠心为抗日，一心一意求进步，她有什么错？难道真是‘爱国有罪’？”说着就往门外走。

倪慧英连忙一把拉住，急切地说：“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李晖的妹妹，一定要从你身上挖你姐姐的线索。你还朝他们手掌心里跳？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有话上外边去说。”她取过一张报纸，把李丹的小包袱包得严严实实，叫人认不出来，然后挽着李丹的胳膊，走出宣传队的大门。

穿出小巷，走上大街，两人松了一口气。

倪慧英问：“你老远跑来找姐姐，有什么事？”

“我想参加宣传队上前线抗日。”李丹低着头轻声说：“姐姐离家的时候嫌我年纪小，不肯带我走。现在我都十八岁了。姐姐走的时候也不过这么大。”

“可惜我们这儿情况起了变化。目前‘抗日’只不过是块招牌罢了。”倪慧英叹了口气，又问：“你怎么不先写封信来？”

“我想给姐姐一个意外……”李丹的声音咽住了。半晌，才抱住倪慧英的肩膀，问道：“慧英姐，现在我上哪儿去好呢？”

“你不打算回家吗？”

李丹坚决地摇头。

“你还是回去吧，以后跟姐姐联系上了再出来嘛！”

李丹又坚决地摇头：“不。我出来是为抗日。找到姐姐要抗日，找不到姐姐也要抗日。”

“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奔走，遇到好人还则罢了，万一碰上坏人可怎么办？”

“我不怕。”李丹斩钉截铁地说。

倪慧英凝视着李丹，不觉赞赏这个倔强的姑娘真有一股

子抗日的劲。

“慧英姐，你说，哪儿能抗日我就上哪儿去。”

倪慧英沉吟了一下，说：“上桂林吧！我们老队长就去桂林了。他临走带话给我们，要是队里呆不住可以去桂林，那边局势会比这儿好。我还听人说，桂林是块‘小根据地’，可开明哩！你姐姐也说过可能去桂林。”

桂林，对李丹来说，多么遥远，多么陌生！她呆呆地盯着倪慧英，问道：

“我到了桂林上哪儿找姐姐呢？”

“你可以上《救亡日报》社打听打听。”

李丹面露难色：“可是去桂林怎么走呢？”

“这样吧！”倪慧英站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撕下一页，用金套钢笔飞快地写好一张纸条，用笔尖朝南一指，“出了城，沿公路走一程，就是云河桥，抓紧点傍晚能赶到。那儿有一个交通站，你拿着我的条子去找一个叫沈立勤的人。”

李丹接过字条，上面是一行龙飞凤舞的草书：

勤：请帮助小李去桂林。

英 即日

“他会有办法的。”

李丹见倪慧英说得挺有把握，又见字条上直截了当的口气和只用一个字的称呼与署名，感到倪慧英跟沈立勤的关系不一般，自己心里也比较踏实，收起字条告别要走。

“慢！”倪慧英唤住李丹，把手里的金套钢笔郑重地交到李

丹手里，“这是你姐姐的。她走得匆忙，没有带走。那帮家伙搜查的时候，我把它藏起来了。现在交给你，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李丹双手接过钢笔，深情地捧到胸前，辨认着笔杆上刻着的两个拼音字母：一个“H”，是姐姐名字“晖”的拉丁化新文字拼音简写；一个“M”，是姐姐好朋友张敏名字的拼音简写。不错，这是张敏送给姐姐的金笔。姐姐用这支笔写过控诉日寇暴行的壁报文章，点燃过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真好比战士手中的斩妖剑。李丹捧着这支笔，仿佛触摸到姐姐留下的指痕和体温，眼里闪出激动的光。她珍重地把这支金笔别上衣襟时，手指触到了自己那支黑套钢笔，就把它取下来递给倪慧英，“这个给你留念。它并不贵重，也是宣传的武器。”

“好。愿我们心心相印，抗战到底！”倪慧英紧紧握住李丹的手，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钞票，塞到李丹手里。“带着路上用吧！”两人边谈边走，不觉出了城。

这一对“表姐妹”，从相逢到相识，从聚首到别离，不过一顿饭工夫。分手的时候，却真有点依依不舍。倪慧英目送着李丹渐渐远去的背影，象一团火球穿行在人群中。

二 世 路 崎 岖

从天外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压住了公路上人群的嘈声。几架敌机肆无忌惮地越飞越近，机身上刺目的太阳旗清晰可辨。难民们本能地扑身卧倒，有的就势滚进沟里，既不动弹，也不声张。周围好象根本没有生物，空气都快凝结了。寂静中忽地响起一个婴孩的啼声，刚出口就被闷住了，是母亲用奶头塞住了号哭的小嘴。不一会儿，敌机飞过之处，响起几声爆炸，腾起几股烟雾。静卧着的人群骚动了，有人叹息，有人啜泣，有人呻吟……

从地上爬起的人群中，有一个姑娘，竟象是从黄土里钻出来的，浑身沾满泥巴，脸上染着污垢，长长的睫毛挑着尘土。她站定身子，掸去了灰尘，露出红色的毛衣和蓝色的旗袍。这就是李丹。她听到沟里传来一个老人的悲嚎，转身去看，只见一个怀抱婴孩的母亲倒毙在血泊中，一双失神的眼睛微微张开。不解事的婴孩还在吮吸已经死去的母亲的奶头。李丹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痉挛，泪珠顺着面颊滚了下来。她扬起头，怒容满面地凝视着远方天空，好一阵不出声。

难民们又踏上逃亡的路途。男人用箩筐挑着婴儿、锅盔、棉絮和仅有的一点破烂；妇女提着粗布口袋，拖着走不动的

小孩边走边骂；孩子跟不上大人的脚步，落在后边呼爹唤娘；老人拄着竹竿，颤颤巍巍艰难地向前移动……好端端的公路，到处是敌机轰炸的弹坑，象一条被乱刀捅得满身窟窿的死蛇。难民们时而好象爬上丘陵，时而又象跌入盆地。坡面上的土，一踩就往下落，简直站不住脚。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拄着一根竹竿，一步一挪地朝前走。平地刮来一阵夹带尘砂的风，把这位刚挪动了半步的老婆婆吹得连连倒退，跌倒在地。啪地一声，手中的竹竿断成两截。

李丹忙抢上一步，扶起老婆婆，帮她掸去衣服上的灰尘，探问着：

“挨批(奶奶)，您老人家跌痛了没有？”

“还好，还好。”老婆婆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腰背。

李丹轻轻地替老婆婆捶着腰背，关切地问：“您老人家偌大年纪，怎么一个人走哇？”

老婆婆叹了口气：“冒得法子，伢子被军队拉走了。我一个孤老太婆，本不想走，听说政府会放火。烧死了才犯不着呢！只好逃出去投亲戚。”

几句话勾起了李丹的伤心事，使她想起了长沙大火带来的那场浩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是长沙人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悲惨的日子。当时，国民党大叫大嚷“焦土抗战”，还没见到日本兵的影子，就在撤退前放火，活活烧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天，李丹的家也被大火封住了门，生病的奶奶被火浪烤炙得实在受不住，爬进一口水缸。等爸爸把奶奶抱出来，她老人家已

经断了气。后来，爸爸才带着妈妈和自己从破墙洞里逃了出去，夹在难民群中穿过火海，混乱中从上边掉下一根带火的梁柱，砸在爸爸的后脑勺上，砸得他顿时血浆迸流，扑倒在火舌延烧的焦土上……

眼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婆婆，多象惨死的奶奶呵！李丹看看老婆婆手中折断了的竹竿，转身从路旁捡了根树棍，递过去，说：

“您老人家拄着走吧！”

“多谢了！”老婆婆关切地问：“妹子，你到哪里去？”

李丹答道：“桂林。”

“桂林？”老婆婆眯起埋在皱纹里的眼睛，端详着风尘仆仆、面容憔悴的李丹，“那有好远哪！走了好多天吧？”

李丹点点头，呆呆地看着脚下那双快要磨穿的布鞋。

老婆婆拉着李丹的手，抚爱地说：“多好的妹子！一个人出门要多加小心呵。遇到好人还则罢了，碰上坏人可怎么办？”

李丹心头一震，咀嚼着老婆婆这几句和慧英姐同样的话，想起了这几天的经历——

李丹告别倪慧英，沿着被破坏了的公路，来到云河桥。这个小镇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人们来到这儿，有上馆子吃饭的，有找客店宿夜的，有坐在路旁歇脚的，有在墙上留言寻觅失散的亲友的……拼凑成一幅离乱的景象。

镇上只有一条正街。李丹很快找到了交通站。门前倒也有一块象样的招牌，其实是挤在各种小店小摊之间的一所茅草棚。李丹进门就注意到，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军人，看上